

JIN FENG · LI
LI HONG ZHANG SUN NU
CHEN FU MI SHI

金凤·李——李鸿章孙女沉浮秘史

长篇纪实 ● 张紫葛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凤·李——李鸿章孙女沉浮秘史

●长篇纪实●张紫葛

著●长篇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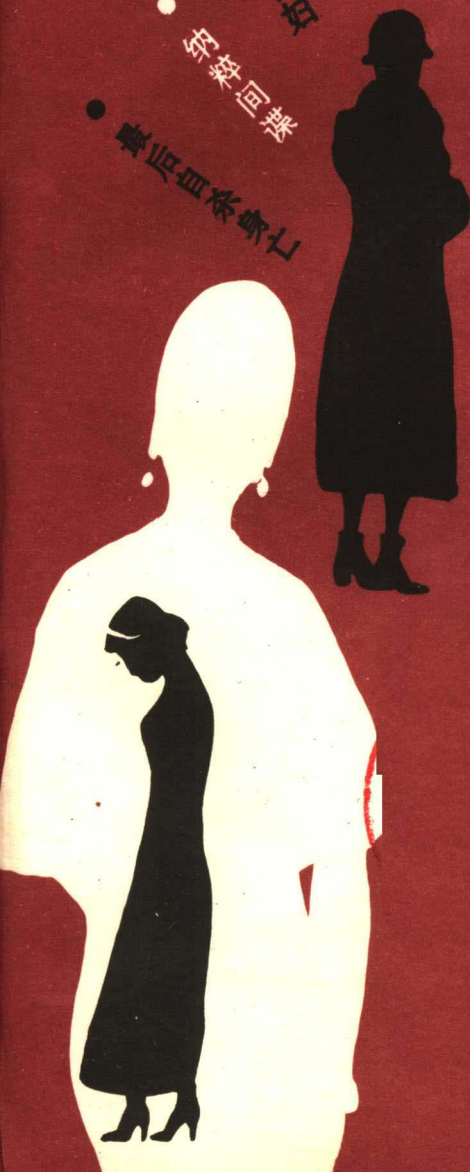
●她做了外国人的干女儿

●性试验品

●希特勒情妇

●绑架回籍

●被迫血染青山



K828.7

09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刘运勇 张 苹

封面设计:李法明

金凤·李

——李鸿章孙女沉浮秘史

张紫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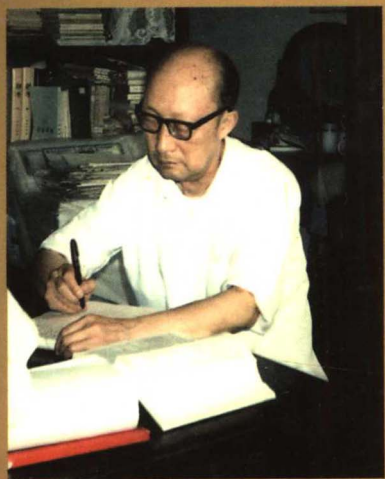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16.75 插页4 字数110千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229-03085-1/K·453 印数:1-30000

定价:21.00元



八十高龄的张紫葛老先生

这位宋美龄的机要秘书、作家、教授，
历尽苍桑的老人，排除万难，
将埋藏多年的绝世秘密首次向世人披露……

作者简介

张紫葛（子国）先生，1919年2月出生于湖北松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9年起曾担任宋美龄机要秘书，后改任重庆国立教育学院及音乐学院副教授。1945年经茅盾先生推荐，聘为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被聘为南开大学研究所教授。1946年主持了新疆联合省政府机关报《新疆日报》，随后担任现代出版社社长、新疆省政府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周恩来、张治中、夏衍、郭沫若、于右任、张季鸾、张伯苓、屈武等人颇有交往。

1949年起，任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1950—1956年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恢复教授职务。

先后表了中篇小说《希望》（获全国文艺创作竞选第一名），话剧剧本《飞》，《天山之歌》，历史纪实作品《忆郭沫若先生二三事》，《回忆阿巴索夫》，《我的太夫子于右任》，学术著作《鲜卑源流考》（与包尔汉合著），《中国古代字典和词典》，《小学杂谈》，《尚书置疑》，《尚书法学内容译评》，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活的旋律》，回忆录《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等。部分作品被港台出版、发表。

序 曲

作者舒纸执笔，记述这《金凤·李》，当年金凤讲述的一些镜头又跃然眼前。

乌鲁木齐，简陋的房间。卸任的胡县长和女儿正愁容相对，两个戴着面纱的“维族”女郎进来。一个放下手里的皮箱说：“胡县长，这是李永洪替你保存的皮箱……”

县长：“呀！……这里面有现金，我正穷得吃不起饭……”

县长女儿却找女郎要未婚夫：“李永洪？我的未婚夫，他在哪儿？”

交箱子女郎：“我就是。”揭开面纱，现出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子。

“什么？你明明是我未婚夫，为什么要男扮女装哄骗我？”

“我本来是女人……”

1933年夏天，渤海远洋客轮的甲板上。3个中国青年问一个德国装束的少女：“你是中国人？叫什么名字？”

“不，我是德国人凤妮·杜尔曼。”

多瑙河畔。深夜，黑压压的“囚徒”群，众多荷枪实弹的纳粹别动队员。灯光照耀，枪声相接，纳粹在处决犹太人。就要轮到凤妮·杜尔曼了，她突然转过身，面对强烈照射的灯光，叫喊：

“你们不能杀我！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军机大臣李鸿章的孙女儿……”

凤妮一身英国贵妇的装束，在赌博之国摩洛哥王国的金窟饭店里，和法国元帅贝当对坐。

贝当：“请问夫人的爵号，我好写欠款字据的台头。”

“霍普金斯伯爵夫人……”

1940年9月30日，柏林纳粹空军俱乐部。希特勒和他的部长、元

帅、将军们正在观看《天鹅湖》。突然，从东方飞来一长袖飘带的女神，降落在天鹅群中。这情节是传统剧目中没有的，全场颇为惊喜。希特勒大叫：“女神，东方来的女神！欢迎你！”

希特勒办公室，凤妮站在希特勒身边，成了他的情妇。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阶段，冰天雪地。在被围困的德军司令部一个地下室里，少校军官海特对李金凤说：“我要尽我生命的最大力量来保护你。……不仅是我爱你，更重要的是，我要赎罪。是我，两次把你捉了回来交给盖世太保，把你送给了魔鬼。……”中苏边境。苏军俘虏营政委马特维耶夫和李金凤合骑一匹驢马，踏着尖冰厚雪，连夜奔往中国的边境山口霍尔果斯。

……

我必须平衡我的情绪，把半个世纪前一个天真美丽的中国少女，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折遭遇写出来，帮助读者从人文角度，反思这场战争。

目 录

第一章 三代泪

- 一、李鸿章杀人灭口..... (1)
- 二、祸在貌美，自求毁容..... (5)
- 三、心身交瘁奔天堂..... (11)
- 四、遗孤托洋人..... (16)

第二章 漂洋过海

- 一、金銮殿上，寻找祖父足迹..... (26)
- 二、在“甲午海战”的洋面上..... (30)
- 三、道是无情却有情..... (35)
- 四、新加坡之夜..... (41)
- 五、且看日不落国..... (45)

第三章 身在柏林，心在苏州

- 一、头一个谜底..... (49)
- 二、异国风情..... (52)
- 三、赌五万英镑..... (56)
- 四、风流情痴..... (62)
- 五、逾垣幽会..... (72)

第四章 血色多瑙河

- 一、面 试..... (78)
- 二、底 牌..... (82)
- 三、圣诞飞祸..... (89)
- 四、追浮财，惨遭酷刑..... (98)
- 五、留学生仗义疏财..... (107)

第五章 魔鬼的契约

- 一、在希特勒青年团夏令营..... (112)
- 二、几番挣扎皆徒劳..... (122)

三、与魔鬼订契约.....	(126)
四、“天才”谍报员	(131)
五、沉沦之初——赌国行.....	(137)
第六章 香港·武汉·重庆	
一、初试在香港.....	(155)
二、流亡学生.....	(161)
三、次殖民地.....	(16..)
四、巧施魅力.....	(169)
五、孔祥熙说：你叫我左转，我不敢右转.....	(174)
六、宋美龄厉害！.....	(180)
第七章 “东方女神”安琪儿	
一、疯狂的柏林：德军征服了法兰西.....	(186)
二、舌战盖世太保.....	(193)
三、女神从天而降.....	(200)
四、希特勒的安琪儿.....	(209)
第八章 巴巴罗沙	
一、巴巴罗沙计划.....	(217)
二、隆美尔贪功获罪.....	(227)
三、希特勒的对苏作战令是怎样签发的？.....	(237)
第九章 在希特勒的后宫	
一、后宫的勾心斗角.....	(245)
二、促性良药.....	(252)
三、不祥之兆.....	(261)
第十章 宫闱怨	
一、倨傲失宠.....	(270)
二、海特少校的五角恋爱.....	(277)
三、希姆莱的魔术.....	(287)
第十一章 离恨天	
一、安琪儿飞进口袋阵.....	(304)
二、危城地下室里.....	(313)

三、冻死路边，最后一吻·····	(324)
第十二章 苏军俘虏	
一、无法污秽的明眸皓齿·····	(332)
二、古堡海角天涯·····	(340)
三、政委走钢丝·····	(354)
第十三章 故园路漫漫	
一、酷冷的阿拉木图火车站·····	(370)
二、暴风雪夜闯生死关·····	(376)
三、雪原群狼·····	(386)
四、马大哈与走四方·····	(396)
第十四章 假凤虚凰	
一、县太爷急求乘龙快婿·····	(404)
二、这里也有个伟大领袖·····	(418)
三、两救糊涂知县·····	(431)
第十五章 边城漂泊	
一、且做夫妻·····	(445)
二、夜怨恶棍·····	(452)
三、塞上惊艳·····	(464)
第十六章 荒江女侠	
一、差点儿飞了·····	(470)
二、拦河网捞到了美人鱼·····	(474)
三、金凤痛诉平生·····	(477)
四、奇案奇了·····	(482)
第十七章 天涯芳草觅归路	
一、克格勃在追缉·····	(491)
二、纠缠不休·····	(495)
三、烟柳断肠处·····	(499)
尾 声	
后 记	

第一章 三代泪

一、李鸿章杀人灭口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势如急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定都天京（今南京），如旭日东升，势将包举华夏。谁知内讧陡起，元气大伤，遂使同进士曾国藩和他的弟子进士李鸿章这两个文人得以练勇起家，替清廷剿灭了太平天国。

在曾国藩的弟弟曾老九国基率湘勇攻陷天京的前夕，李鸿章施以离间诡计，诱降瓦解，兵不血刃，夺得了李秀成经营多年的苏州。这位大清江苏巡抚大人进城，确实掌握了苏州之后，招宴太平天国大小降官5000余人，令侍从捧出崭新的朝服朝靴和命官顶带，遍赐降将。笑请全体痛饮庆贺，从今共享富贵。降官们喜气洋洋，开怀痛饮。不多时，全场烂醉。李鸿章一声令下，埋伏的大队刀斧手涌了出来，大刀飞舞，血溅头落，5000多名降官顷刻身首异处，无一幸存。接着，李鸿章又饬令清剿太平天国降兵，及臣服长毛的百姓，凡属长毛及效忠长毛的人，概予诛杀。

不三日，部将缴令，一切妥善。却有爱将解来一个女子，说是从伪忠王府中搜得，查系伪王后宫婢子。见她颇有姿色，“又带贵相”，不知可否留给巡抚大人作身边小使。

女子低头不语，也不下跪。李鸿章恼了，正要断喝一声：推出去斩了！却忽而觉得，这女子姿色绝美，蓬头垢面，依然光艳可鉴。如果沐浴梳装起来，那还了得！朝日辉光，白露立晞。李鸿章怒气顿消，不自觉嘴唇微张，合不上来，左右见状，悄悄退尽。

“你叫什么名字？何方人士？”李鸿章问。

女子不答。

“听到吗？本抚问你，叫什么名字？”

仍然不答。

“本抚怜你是弱女子，有意从宽发落。亲自问你，何以不答？再如此，本抚就下令立即把你挖目剜心，砍作八块！”

女子浑身哆嗦了一下，李鸿章也不觉心儿猛的一颤，呀，瞧这哆嗦劲儿，好逗人怜！

他上前伸手托起她的下巴：“说，你叫什么名字？何方人氏？”

她绽开小嘴，微露皓齿，小声徐答：“小女子姓谢，叫媚娘！家住城南——太湖边上。”音流婉曼，真如黄莺婉啭。

李鸿章乐了：“何物老嫗，养出这般娇娃？唉，难怪隋炀帝要劳民伤财，南巡游乐！真是吴侬软语，醉人心脾！媚娘，媚娘，你真是媚娘！——好个媚娘！”一把把她揽入怀里，“谢媚娘！你从了我，做我的宠姬，我叫你享尽荣华富贵。你知不知道，我是巡抚大人！”

谢媚娘并不希图荣华富贵，只是感到挖目剜心，砍作八块太可怕了。这几天，她亲自看到，李鸿章的淮勇杀人如砍瓜切菜，她想大喝一声：“滚开，你这清妖！”但她唇木舌僵，叫喊不出。

谢媚娘确实成了李鸿章的宠姬。巡抚大人把她藏在内室深处，派两个心腹仆妇侍候。每夜同寝，恩爱十分。

转眼过了两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从金陵派专使秘召李鸿章到督府，密室相谈：

“有人密告你私藏长毛伪妃，纳为爱姬……”

李鸿章一听，如雷轰头顶。不敢隐瞒，如实告诉了曾国藩。

“学生一时色令智昏，干出这件蠢事。是哪个蠢贼……”

“废话少说。我出自肺腑以告：时至今日，你到底是怙恶不悛，自取灭亡，还是改弦易辙，自求多福？”

李巡抚潸然泪下：“弟子一时糊涂，作茧自缚。实闻事发，方寸已乱。恳求恩师拔救学生，从此断然改图，决不再恋女色！”

曾国藩：“惟有杀人灭口，务须杀得彻底，灭得干净。我已将密

报之人当即处死，尚未待其旋踵而诛之矣。你可急速回去，立将你那什么狗娘，连同一切知晓此事之兵卒、官员、家丁、亲兵，及那两个侍候狗娘之妇，立即诛杀。务须杀得快，杀得干净！……”

李鸿章“扑通”跪下：“谢恩师救命之恩，弟子永世不忘，……”

曾国藩扶起学生：“不必感谢！我救你，实亦自救也。自我举荐尔练淮勇以来，我已与尔结成一体，荣辱与共。你这事如果上闻朝廷，尔我均有不测之祸。……你回去，应以求自救、并救为师之心，急速杀得彻底，灭得干净！”

李鸿章回衙下轿，立刻行动，不到2个时辰，除了金屋内室的一主二仆，该杀的全部杀了。里里外外，亲兵、家将，凡是估计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一个不留。正像杀5000多名太平天国降官一样，面不红，心不跳。可是，见到媚娘，却禁不住怛怛难决。如此千娇百媚，一见销魂的人儿，怎么舍得，又怎能忍心把她杀掉？好歹延迟一宿，再图最后一夕之欢。

再说这谢媚娘14岁随太平军，识了字。被李巡抚占有之后，百无一事，只有读书。媚娘记忆极强，悟性又高，时间充裕，手不释卷，很快便由读唱本儿、戏曲而唐诗、宋词，而四书，而春秋左传。神会古人，智慧日增。今晚，李大人神色迥异往常，作爱尤不寻常。伴君如伴虎，莫非有焚琴煮鹤之念？因乃倍加殷勤，百计承欢。果然奏效。李鸿章意难自遣，不禁喟然一叹：

“媚娘媚娘奈若何？！”

“大人何故不快如此，竟学楚王别姬故态？未必真的大人功高难封，有不测之祸？”

“不，不，没有的！我太爱汝了，随便哼哼！”

媚娘凄然垂泪：“大人越掩饰，越现真情。既然大人有如此大祸，婢子愿先走一步，图侍大人于九泉之下。请就此毕命于大人眼前。”欲叫仆妇捧剑。李鸿章慌忙搂腰掩口：“不要胡思乱想。”

如此如彼做作几番，李鸿章这样一位诡计多端的大老爷，竟然

过不了美人关，糊里糊涂，吐露了实情。

媚娘吓得心惊胆战，却极力镇静。“曾大人说得极对。要避此灭门之祸，惟有杀人灭口，婢子读过一篇唐人传奇，那古衙役救了无双夫妻，挖好了坟坑，先杀了无双的贴身丫头彩萍，接着一刀割了自己的脑袋。这才灭口灭得干净。请大人先从婢子开刀。只求大人亲自动手，婢子好歹与大人同衾共枕几年，不能叫那些蠢贱武士拉扯扯，损我清白。……”李鸿章柔肠寸断，颠倒难决。最后想得一个主意，拿点金银，把媚娘送到上海，让她隐居市廛，全得性命。上海乃洋人世界，多少江洋大盗也能隐藏得下，何况一个女人！媚娘恐他反复，又故作难色，再三要求当面殉情。几番劝让之后，才软了下来：

“夫乃天字出头，大人就是我的天，就听凭大人作主吧！”

“只是有一桩，”李鸿章十分严肃，“你得守口如瓶，千难万险，绝不能流露半点汝曾是我的姬妾！倘有违反，我立派武士取你的脑袋！”

“哎呀，大人！婢子哪能这般糊涂？我的身世，都能走漏半点的么？但有半丝走漏，了得？！长毛余贼，自有朝廷剜目凌迟，何待大人动刀？”

李鸿章当即取了许多金叶、金条和珠宝、首饰，催媚娘收拾行装。媚娘只取了一些金镯、金簪、金戒指，不足百金。

“婢子只图粗茶淡饭能不饿死，勿需许多金宝。再说，大锭金子拿出来兑换，会招捕快纠缠，吃冤枉官司。”

她把金银首饰缠裹在腰，穿了一身仆妇的粗布旧衣，将散碎银子扎作小包，绕在袖口里，别的一概不要。

漏下五更，李鸿章也换了青衣小帽，他要亲自料理，不留半点痕迹给任何人。四乘密封小轿，抬着他、媚娘和两个长侍媚娘的仆妇，悄悄出了内衙，直奔上海。一径来到上海南城的城隍庙烧香、叩头、“还愿”之后，李鸿章小声对媚娘说：

“跪下匍伏，求城隍菩萨保佑。”

媚娘领会，在神座前跪拜，稽颡匍伏，李鸿章瞥了一眼，就抬脚出庙，头也不回，命令仆妇上轿。回到内衙，立命亲兵将八名轿夫和两个仆妇，当他的面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

二、祸在貌美，自求毁灭

谢媚娘独自步出城隍庙，迎面来了一伙闲汉，马蹄袖口半翻半卷，指指点点大声嘈杂。

一个：“咦，哪来这年轻女子？漂亮来西！”

另一个：“没男人一起，是个啥人？阿是白相女人？！”

又一个：“喂，小妖精儿，陪爷们白相白相，阿好？”他竟然摇摇晃晃迈向媚娘。

这世道，女人竟是这般没有保障！她急了，瞥见路旁有位老太爷，看样子是个读书人。她忙抢过去问：“老爹，你可看见，一个军官带了两个亲兵，那是我丈夫……”

大爷：“唔，唔！是有这么起人，好像进了街角那个茶馆！你过去瞧瞧！”

闲汉们在后面嘈杂：“呀！是个军爷太太咧！”“唔，没几杆枪保不了这个妖精！”

谢媚娘快步走过茶馆，转过横街，急急忙忙赶出了老上海县城，上了大路。

但见车水马龙，熙往攘来，人海茫茫，正不知自己该投何处。

对面又有几个闲汉，望见这单身女人，便高声议论：“啊唷，好标致个年轻女人！”“做娘姨的？”“耶，弗是，才从乡下来的。”“你说的是，乡下来的！漂亮得来！走，去拈粘上，尝尝味道！”“是个值钱行货，再弄到堂子里用，很要卖几文铜钿……”那几个神马路这边来了！

这地方这么坏！大天白日大马路上抢劫良家妇女？坏了！可恨李鸿章，他会不知道上海是个啥地方？干嘛想这主意，把我落在这

烂泥塘呢？哦，正是他有意要把我掳给流氓，抢了送进妓院，反正料定我不敢说出根底。当妓女总比做刀下鬼强！可我不能鲫鱼般落在流氓手里。对了，来了一群进香的奶奶。

7个六十上下的老太婆，左挎黄布包袱，右背黄色雨伞，手提念珠，拄着拐杖。谢媚娘凑上去，对那个拄龙头拐杖的奶奶说：“奶奶，进香去？”

“唔，唔！你……”

“我来扶您！”

“不能扶的！能扶？坐轿子不更好？我儿子有的是轿子！这是进香，得自个儿走上天台山，才显诚！”

挨近的一个老太婆接腔：“我们7个，谁都不缺大官轿。就是要自个儿走，上山的时候还要一步一叩头，这才是虔诚弟子，才能得菩萨保佑，添福添寿！……”闲汉们却步了。

媚娘傍着奶奶们走了几百公尺，得了个主意：干脆跟她们上天台山，看那儿有没有尼姑庵，出家去！

奶奶们欢迎她加入她们的进香行列，指点她买了黄包袱、黄雨伞、香、纸、供烛，和她们一般打扮起来，共成八仙过海之数。一位奶奶叫她再买张黑纱包头，把头脸尽量遮裹些儿，“你太俏了，当心惹事！”

出了上海市区，乡村小道上，8人且走且谈。拄龙拐杖的老奶奶姓姜，儿子是现任松江县知县，上海城里有几个侄儿，有的开字号，有的闲住。拄凤头拐杖的姓陈，是姜奶奶的表妹，儿子是卸任道台，现住上海法租界五福里享清福。

谢媚娘顺口答复，说她是苏州人，嫁了浦东一个小财主，不幸丈夫死了，公婆要她改嫁，她抵死不干，没奈何，逃了出来，本想上城隍庙烧香后奔回娘家，见了奶奶们，就决心一起朝天台，求菩萨超度。

陈奶奶大加赞赏：“好，好，好！就是要这样，烈女不配二夫君！”

8个人数媚娘年轻，她又真心把7个奶奶当长辈。她一路看店买

饭，照看起居，小心勤快。7位奶奶无不啧啧称赞。谁知过杭州的第二天，陈奶奶病了，头痛鼻涕流，还拉肚子。陈奶奶叫大家先走，她在小客棧里暂住几天，好了再上路：“不碍事的！诚心上山进香，菩萨老爷会保佑的。”

姜奶奶愿意留下来陪她表姐，媚娘则恳切表示，不论几个奶奶是否暂留小棧，她总之要在陈奶奶身边照应。谢媚娘陪两位奶奶住在小客棧里。岂料姜奶奶也跟着病了，一样的腹泻头痛。幸亏小镇上有个中药铺，医生医理尚可。媚娘请医、买药，侍奉饮食汤药，尽心尽力地护理。两位奶奶坚信菩萨保佑，定会很快痊愈。“这是佛祖考考我们有没有诚心！”果然吃了几付中药，到第5天，就症状全消，又将养了5天，两位奶奶觉得体力已经恢复，准备上路了。正收拾包袱，却来了顶大轿。

轿里钻出两老爷，一个五品顶带，一个秀才打扮。店主逼着媚娘和他们见面：“这就是我说的那位黄老爷，告老还乡的京官。这位是秀才田大人。……”

媚娘：“我再三给你说过，我立志守节，决不改嫁！何况是进香路上，说这种事，菩萨也要罪过的！”

田秀才：“黄老爷家财万贯，断弦已久，慕娘子绝顶美貌，诚心取作续弦正室，……”

媚娘：“你就家财万贯，也不能逼寡妇败节。……”

黄大人：“我是诚心诚意，所以亲自朝服来迎。前已请店家说了多次，今又约请田秀才为媒。我是先礼后兵，望娘子放明白些！”

媚娘：“你要怎么？”

黄：“本官眼下是本县的团练，手下有兵勇千人。现时长毛虽已荡平，余党潜散各地。察访缉拿，乃本官之职掌。你如不识相，我就把你当长毛余孽，捉拿了送进县里大牢，也可就地正法。”

谢媚娘张口结舌。

田秀才：“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乖乖地坐上那乘空轿！”

黄老爷：“呃，看你寒战失色，足乃长毛余党无疑。”命轿夫：